

神 彈 弓

有
令
峻

明天出版社

神 弹 弓

有令峻 著

明 天 出 版 社

一九八九年七月

内 容 提 要

泉城济南，凶残的日本侵略军经常遭到一粒粒神秘的钢珠的袭击，每次都打得晕头转向血流满面。然而，不管他们用尽多么狡猾的侦察手段，就是找不到“凶手”的踪影。这个使用秘密武器的人是谁？

一位艳丽绝伦的新婚少妇失踪了，是私奔还是被害？左邻右舍谁也说不清楚。偌大城市，人海茫茫，日寇汉奸恣意横行，越发增加了寻找难度。正当她归来的丈夫惶恐之际，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出现了，此人性别难辨，身怀绝技，演出了一连串险象环生、丝丝入扣的奇特故事。

一支自发揭竿抗日的黑旗军占领下的九龙山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庆贺美丽的女军长黑芍喜结良缘。不料被派去侦察敌情的女卫队长荷叶杳无音讯，新婚第五夜女军长又被美男子新郎官薛相如劫走去向不明。日军连夜赶来包围九龙山，企图一举剿灭黑旗。情势危急万分。这个名为教书先生又是女军长、救命恩人的新郎官到底何许人也？谁去救回一军之长？谁用什么神奇的武器将新郎官击落马下？谁来挽救这支抗日义军？请看长篇小说《神弹弓》。

神 弹 弓

何令峻 著

※

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淄博印刷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9印张 156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000

ISBN 7—5332—0740—8

· 105 定价：2.80元

目 录

第一章 神弹弓出山·····	1
第二章 三进济南府·····	53
第三章 击碎“美男子计划”·····	145
作者后记·····	231
他的路还很长	
——记青年作家有令峻·····	杨云岫 233

第一章 神弹弓出山

泉城济南。在一九四〇年——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，出了那么件稀奇事儿……

初春的风，卷着黄河岸边的沙土，刮得济南城内天昏地暗。

傍晚，市民们家家关门闭户，谁也不敢出来。要知道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城市呀！

苍茫的暮色中，驶来了一辆黑色轿车。

轿车穿过市中心长长的马路，驶向万花公馆。车内，与司机并排坐着的是一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卫士，后排座上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日本人，他长得五短身材，没穿军服，却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，打了一条斜纹玫瑰色领带。此人五官紧凑，典型的东亚人。那不太大的眼睛，被一副金边的水晶眼镜罩着，显出一股威严的杀气。他，就是驻济南的日军指挥官山田大佐。

每到周末，山田都要来万花公馆饮酒作乐，或搂着美女跳舞，或打牌，或听中国的京戏，或看日本舞女的歌舞表演。

轿车开到万花公馆门口。公馆大门张灯结彩，馆内不时传出阵阵军乐。山田的卫士早跳下车去，打开车子后门。山田下了车，挺直身子，用右手的食指习惯地轻轻地扶

了一下金边眼镜。这时，等候在公馆门口的一些日军军官、伪市政府的官员，忙笑哈哈地迎下台阶来。山田迈开军人的步伐，伸出右手，要跟迎上来的那些人打招呼。突然，只听得“呼”地一声脆响，连山田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，就觉得右边的镜片上挨了重重的一击。那块无比珍贵的水晶镜片，立刻被打得粉碎。无数亮晶晶的碎片迸散开来，有几片刺进了他的眼皮里和腮帮子上，顿时流出了鲜血。

“抓八路！”山田捂住右眼，吼了一声。

刚才这一声脆响和这一声狂吼，使万花公馆前立刻炸了营。那些个前来迎接山田的达官贵人，一个个惊叫着抢先逃进了公馆。山田的卫士搀起山田，也仓惶进了公馆。山田惊魂未定，一个胖笃笃的日军宪兵队长和汉奸特务队长就跑来了。

“立刻戒严！抓……刺客！”精通中国汉语的山田，发出了命令。

“是！”宪兵队长和特务队长同时应道。

警报响起来了，警车出动了，摩托车也出动了，宪兵队、特务队全出动了。日伪军在大街小巷，车站码头，到处搜索盘查，折腾到天亮，只抓了一些可疑人员，真正刺杀山田的人，连个影子也没查到。

天亮了，宪兵队长和特务队长前来向山田报告。山田的右眼已用雪白的纱布包扎了起来。万幸，医生说没伤着眼球。

特务队长壮起胆子说了一句：“太君，这八路使用的武器太奇怪了。当时，您下车的功夫，我就站在您身边，怎么没听到枪响呢……”

不只特务队长没听见枪声，所有在场的人，都没有听到枪声。

这可太奇怪了！

“继续搜查！特别是现场！”

“是！”

特务队长还是很卖力的。他带领一伙子特务，在公馆门外，扒着砖缝、石头缝，到处查找。十几个人全趴在地上，象锯大缸的寻找掉了的金刚钻一样仔细。

“喂，注意！找子弹头！谁先找到打山田太君眼镜的子弹头，就重赏谁！这子弹，可不是一般的！”

汉奸队长琢磨着：要不找一颗子弹头来，顶上去胡弄一下洋鬼子，也就交了差了。可又想，子弹不会只打碎山田大佐的眼镜片的呀！如果是手枪子弹，早就穿透山田的脑壳了。不行，这事儿不能胡弄，要是闹不好，连自己的脑壳也得开瓢！

于是，他督促部下继续搜索。

特务们扒翻了好半天，公馆门外一百多米内全找了个底儿朝天，竟连颗子弹头也没找到。特务队长和特务们都泄了气——这回去怎么向山田交差？

这时，一个外号叫“猪八戒”的胖特务突然叫起来：

“哎，我找到了一颗钢蛋儿！”

这胖特务，生得肥头大耳，肚子也大，走路左摇右摆，哼哼叽叽，特务们就给他起了那么个恰如其份的外号。

听得“八戒”这么一喊，特务队长忙说：

“快拿来我看看！”

猪八戒将钢蛋儿放在特务队长手里，这特务队长一句话

没说，用手绢包起那钢蛋儿，揣进兜里，对特务们一挥手，

“走！”

山田用那只没包住的左眼，瞅瞅右手大拇指和食指间夹着的那颗钢球儿——电镀层光洁明亮，如一颗闪烁着银光的宝石。他放下钢球儿，命令技术人员去判断鉴定。

不多久，技术人员汇报来了：

“钢球直径五毫米，纯系日本大东亚工厂制造。据分析，可能是什么机器上的轴承珠子。不过，它是依靠何种力量——是有声的火药还是无声的火药的推进，才打碎了大佐的镜片，这个……”

山田一摆手，技术人员退下去了。山田瞅瞅搪瓷盘子里的那粒钢珠儿，又忍不住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起它来，在一只左眼下反复查看。钢珠儿被清晨的阳光一照，光彩夺目，几乎有些刺眼了。山田又一瞅桌上的破眼镜，光光的额头上禁不住冒了汗儿——他万分庆幸，又万分后怕。倘若不是那宝贝镜片做了替死鬼挡箭牌，他那只掩在肉眼皮下，虽不太大，却很管使唤的日本眼珠，非淌了浆不可！他又心疼那镜片，那还是他在东京花了不小数目的钱才配上的。打碎的这一片，在中国是不好配的。因为，要找一块跟这镜片材质一样的水晶是不易的。如果要换，恐怕还得回国去。山田的近视眼比较严重，看文件、看军事情报，包括衣食住行，离了眼镜是不行的。好在特务队长急忙给他配了一副眼镜来，可以应付使用。但无论如何是比不上原先那副水晶的。

山田立刻派人专程带了那粒钢珠回日本，请高级军事科技研究机构分析鉴定。同时给他配眼镜。他怀疑，这钢珠发

射器大概出自外国哪个武器制造部门，共产党八路军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到了这种武器，才敢在驻济南日军的长官头上动土。打他踏上中国这块土地，还没亲身领教过八路的这般厉害呢。他分析，这很可能是济南地下共产党策划的一个暗杀阴谋，因钢弹子打偏而未遂。喔，决不可等闲视之！

对此，他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，命令特工人员，要严防和搜捕“无声武器暗杀者”；并且在内部悬赏，提供情报者，带路去搜捕者，或亲手击毙、亲手活捉那暗杀者，奖励的金额各不相同。

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尤其是一批卖身投靠认贼作父的汉奸们，其积极程度比入侵者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们化装成小贩、商人、绅士、讨饭者，伸长了脖子，瞪大了眼珠子，四下窥测打听，不但一无所获，而那“无声武器暗杀者”的活动，却更加猖獗起来。

特务队小队长“两头蛇”，在翠泉酒馆海吃海喝，那泉城的名吃官保鸡丁、九转大肠、章丘烤肉和盘丝饼，填得堵到了嗓子眼儿。然后，分文不交，趑趄趑趄地走下楼梯。不敢讨要酒钱菜钱的小老板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出门外。这“两头蛇”扶住酒馆门外的柱子刚要定神，还没容他一个饱嗝打出来，叭！一粒钢珠儿就射进了他的右眼眶里……

两头蛇好不容易回到特务队，向队长报告敌情。特务队长一瞧他那血肉模糊的脸，也大吃了一惊。

“你，听见枪响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……有！哎哟……”

“看见谁打你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！哎哟！”

“妈的，混蛋！”特务队长狠狠地踢了两头蛇一脚。

“活该！谁让你去灌驴尿的！瞎了死了也活该！”

众特务把两头蛇送进了日军陆军医院。医生从他的眼窝里挖出了一颗钢球儿。经技术人员鉴定，这钢球儿，跟上次打山田大佐的那颗，一模一样！

山田又一次震惊了！

日军、特务汉奸们，也又一次震惊了！

而两头蛇呢，从此也换了个外号——独眼龙！

两头蛇挨打的震惊还未消失，宪兵黑木又挨了一颗钢珠。

宪兵黑木喝了几两黄汤，在马路上瞅见一个袅袅婷婷的济南师范的女学生，两眼发了直，象饿狼一样扑上去，抱住那女学生就乱亲乱摸，还要扯人家的裙子。正在这紧急关头，叭！一粒钢珠儿敲在他的后脑勺上，后脑壳立即裂了一道缝。兽性发作的黑木双手抱住了脑壳，在地上碰头打滚儿……

大汉奸商会会长的轿车，耀武扬威地打大观园北门前驶过。那肥头大耳的家伙，神气十足地从车窗内探出头，东张西望。叭！一粒钢珠击中了他伸出来的肥肥的左耳朵，在那耳朵正中击穿了一个圆圆的洞……

一连串的无声的袭击，一时竟闹得日军内部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。驻济南的日军最高首脑，无论如何也猜不透使用土枪土炮的土八路搞的什么名堂。他们甚至怀疑八路从外国“进口”了什么高级的新式武器。连最高首脑们外出开会或执行什么任务，也戴上了那可以防弹的钢盔。

宪兵队和特务队的无能，更使山田大佐恼火。他把这两个队的头目叫来，每人赏了两个耳光，并踢了五脚。

可是，任山田怎样暴跳如雷，那些对手无寸铁的济南居民颇有能耐的宪兵队和汉奸们，对这位手持世界上最先进的无声武器的暗杀者，却一点咒念也没有。

山田最最绝密的档案里，郑重其事地添上了“无声武器暗杀者”这一卷宗。自称是“中国通”的山田，还在卷宗封面，用中国毛笔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虽然，山田的行动是绝密的。但是，对特务们和日本兵来说，一提起“八路的无声神枪手”，却有点不寒而慄。这事儿，很快传到了济南市民中间，四下纷纷传说，八路的无声神枪手，神出鬼没，来无踪，去无影，专打日本鬼子和特务的眼珠子。居民们还传言，谁要给日寇当走狗，就当心他的狗眼！

这风越刮越大，茶肆酒楼，街头巷尾，到处都在悄悄地传说，说那八路神枪手，使的是外国造的无声手枪，不用瞄准，指那打那。还说那神枪手，是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，能飞檐走壁，会骑马开汽车开摩托车……

一天傍晚，商会会长的儿子结婚。新郎新娘的亲朋好友，一百多号人，汇集在宴喜楼，摆了十二桌酒席。酒宴上，灯红酒绿，喜气洋洋。商会会长晃着那穿了一个洞的招风耳朵，举着酒杯，正跟客人们一一碰杯。忽然，不知谁叫了一声：

“八路神枪手来了！”

顿时，喜宴上炸了营。宾客们一窝蜂地往外跑。男人的

狂喊声，女人的尖叫声，桌椅掀翻和摔了碗碟的声音，乒乒乓乓，汇成一团。几个来赴宴的特工人员，为了给自己壮胆，也为了吓唬吓唬那个八路神枪手，掏出匣枪，朝天咣咣地开了枪。枪一响，人们更慌了，不多时，宴喜楼里人跑了个净光，只剩下遍地狼藉。

这是一条深深的小巷。

小巷座落在内城的大明湖附近。

从巷口走来一个铁路工人打扮的人。这人四十多岁，一脸络腮胡子，浓眉下有一双异常机警的眼睛。他中等个头，很结实。皮肤是古铜色的，看得出是长年劳动，风吹日晒的结果。

大胡子来到小巷深处的一家小黑门前，看看四下无人，伸手轻轻地敲门。不一会儿，门开了，露出一张少女白嫩的脸来。那姑娘见了大胡子，忙一闪身，让他进去，又把门关上。

两人进了屋，大胡子问那姑娘：

“燕子，有情况吗？”

燕子姑娘摇摇头，说：“别的情况倒没有。只是，这阵子外边传说的八路神枪手，可真有点玄乎。”

大胡子忍不住笑了，取出小烟袋，在烟荷包里装上一袋烟，接过燕子递过的火柴，点着了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说：

“是呵，真奇怪！哪儿有什么八路无声神枪手呢？如果是上级派来的，总会通知我们的。再说，既使上级派了人来，也不会让他这么明目张胆地单独行动。何况……哎，燕子，是不是人民群众中自发的抗日之士呢？”

“这倒很有可能。”

燕子把胸前的一条大辫子撩到身后，说：“不过，咱部队里使用无声手枪的，恐怕没有吧？连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！”

大胡子默默地点点头。

燕子想起商会会长儿子结婚的那场闹剧，轻声笑了：

“真有意思，也不知是谁喊了声‘八路神枪手来了！’整个宴喜楼全炸了锅，咯咯……听说商会会长吓得钻了桌子底，他上次耳朵……咯咯，怕这次连眼珠子也要被打瞎呢……咯咯……”

正说着，听得外面又有人敲门。那敲门的声音，是自己人规定的暗号。

燕子去开了门，门外站着个粗眉大眼的小伙子。

“吴林！”

燕子的脸儿红了，双眼也放出光来。

吴林进了大门，燕子忙把门关上。吴林上前拉住燕子的手，又去抚摸她的大辫子。燕子羞红着脸，把头在吴林肩膀上倚了倚，悄声说：

“大胡子叔叔在屋里呢。”

吴林进屋跟大胡子打了个招呼，接过燕子端来的一盆水，呼噜呼噜洗了脸，又接过燕子递过的毛巾擦着，这才向大胡子传达了上级的指示。

“市委领导说，当前敌人十分猖狂，我们的工作方针仍然是隐蔽精干，发展力量，长期潜伏。要特别防止敌人破坏我们的地下组织，更要警惕我们内部个别意志薄弱者，被敌人诱惑利用。”

大胡子冷静地点了点头。

两人聊着别的事，燕子做饭去了。不一会儿，饭端了上来，玉米面窝窝头，小米稀饭、辣疙瘩咸菜，还有一盘五香花生米。吴林也真饿了，和大胡子大吃大喝起来。

这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。大胡子是站长，燕子是联络员，吴林是交通员。大胡子以在铁路上当壮工工作掩护。燕子给一家商人当家庭教师。吴林则扮做跑小买卖的，沿小清河往来于济南市内外。

吃着饭，大胡子记起一件事，问吴林：

“哎，最近上级往市里派过人吗？”

“没听说。”吴林怔了一下。“一般派人来，都是由我护送的。看来是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”大胡子咬了一口窝窝头，又夹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，“那……那个无声神枪手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无声神枪手？哈……”吴林也笑了。“那种无声手枪，听说过，可真没见过。咱们八路军游击大队，还没使那玩意儿的呢！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，吴林。”燕子便把市内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奇怪的事件，诸如山田的眼镜、两头蛇成了独眼龙、宴喜楼炸了营等等，简要地讲了一遍。

连吴林听得都有点感到好笑了：“燕子，你是在给我讲七侠五义吧？”

燕子有点不高兴了：

“谁还骗你！不信，你问大胡子叔叔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！”

吴林望望大胡子：“大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大胡子喝了几口稀饭，放下碗，擦擦嘴，笑笑说：

“就是这么回事，连我也搞不清楚！”

吴林眨眨眼睛笑了：“咱中国人里头，还真有能人！就凭这个神枪手，小鬼子在中国也呆不长！”

大胡子说：“你回去的时候，把这事儿也向市委汇报一下，请上级也作些调查……”

午夜，两名日军巡逻兵在西护城河边，肩着长枪，皮靴咔咔地踏在石板路上，昂首挺胸地走着。钢盔在昏黄的路灯下，闪着幽蓝色的寒光。

突然，一个小小的黑影儿一闪，随即象只小松鼠似地躲到河边一株粗大的柳树后面去了。

那两名矮壮短粗的日本兵，咔咔地走着，离那老柳树有三十多米的时候，左边这个兵突然“啊”地大叫了一声，扔了枪，双手捂住了眼睛，嗷嗷惨叫。另一个日本兵一愣，紧接着也“啊”地一声捂着鼻子惨叫起来。这两个日本兵不愧是武士道训练有素，虽面上受伤，却没有趴下，立刻朝那子弹射来的方向包抄过去。树后那个小小的黑影见日本兵围了过来，撤退就跑。两个日本兵忍着伤痛紧追不舍，同时大叫：“八路的，无声神枪的干活！”并把三八大盖枪的大栓一拉一推，子弹“噔”地上了膛，随即“叭——叭——”开了枪。

深更半夜，又在寂静的城市里，那枪声格外响，格外地惊人。枪声惊醒了好不容易才哄睡了的娃娃，娃娃被吓得张嘴要哭，被母亲用奶头堵住了小嘴儿。

小黑影拼命地跑着，象一只敏捷的小鹿。

日本兵紧追不舍。这两个在陆军学校受过专门训练的家伙，跑得也不算慢，眼看小黑影难以逃脱。

这时，临街的一扇小门无声地开了，闪出一个俏丽、

苗条的身影来。她把身子隐在墙角暗处，等那小黑影跑过来，一把拉住了小黑影的胳膊。小黑影大吃一惊，那姑娘一手捂住他的嘴，把他拉进门里，顺手把大门轻轻地带上。随即在小黑影耳边低低地说道：

“别出声！”

日本兵杂乱、沉重的脚步声从门前掠过，渐渐远去了，消失了，姑娘才把捂住小黑影嘴的手拿下来，领他进了屋。

姑娘在灯下看那孩子——乌黑的大眼睛，周正的小鼻子，红红的小嘴儿，以及那由于奔跑而涨得通红的圆脸蛋。她欢喜得不得了：

“好俊的小家伙！真象个小闺女！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小眉子！”那孩子依然呼呼地喘着气。小胸脯象小鼓似的一起一伏。

“小眉子？这名字真好听！”

姑娘又问：“鬼子为什么撵你？”

小眉子迟疑了一下，黑眼睛转了几转，以询问的目光望着那姑娘——她大约二十岁刚出头，一身学生打扮，短发、白衬衫、黑裤子。那鹅蛋脸象小清河畔的莲花，眼睛象落在大明湖里的星星，胳膊象北园的莲藕，腰肢象护城河边的垂柳。看她那和蔼、亲切、真挚的神情以及刚才救他的举动，小眉子觉得不能在她面前隐瞒了，就说：

“我打鬼子来。”

“用么打的？”

小眉子正想说出真情，又想第一次和这姑娘见面，她到底是什么人还不知道，就编了个谎说：

“用砖头，我恨他们。”

姑娘抚摸着小眉子柔软乌黑的头发，关切地说：

“你还太小，你打不过他们。以后不要这么干了。”她又问，“小兄弟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三岁。”

姑娘看他那单薄、瘦弱的样子，叹了口气。十三岁，该比现在长得要高得多。可这社会，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的，真是……她又问：

“上过学吗？”

小眉子摇摇头。

“你爸爸妈妈是做么的？”

一语触到了小眉子的伤心处，他低下头，不吭声了。

姑娘瞧小眉子这神情，心也沉重起来，忙转了话题说：

“我叫燕燕，给人家当家庭教师，我这儿有两间房，今天你别走了，外边危险，等天明我送你回家。”

小眉子沉默了一会儿，仍不吭声。

燕燕端来了烧饼和一盘五香花生米，又给小眉子倒上一碗开水，说：

“吃点吧，你准饿了！”

小眉子遇到了这样的好人，再也忍不住了。他哽咽着叫了声，“燕姐姐！”泪水一滴滴掉进了水碗里、桌子上。

小眉子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

阳光从窗口射进来，照在床上，映得小眉子睁不开眼。他忙坐起来，找衣服穿，却没找到。枕头边，搁了一件雪白的小褂和一条蓝布裤子。他正犹豫，门开了，燕姐走了进来。

“换上吧！你那一身衣服太脏了，我给洗了，在院里晾